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 第五回 麗容乘便去探病 中丞回府受虛驚

話說李玉郎，被孫先生一封書折散了他的姻緣，他父親便將他鎖禁書房，不准出門。這玉郎只得尊命受禁，無可奈何，卻也不在話下。且說浙江有一都統阿魯台，鎮守松江等處，前者琉球等國作亂，被他一計平伏，成此大功。凱旋之日，指望封侯請賞，奈無物進與伯顏丞相，不得受爵。他就把參軍鐵木兒請到帳下商議，說道：「俺如今立此大功，指望封侯升賞，誰知泯滅無聞，思想起來，奈無異物進與伯顏丞相，所以不能如意。你有甚麼計策，獻上來再為斟酌。」鐵木兒道：「元帥聽稟，伯顏丞相富貴已級，天下奇寶皆出其門，為今之計，須得絕色女子進去，方得歡心。」阿魯台說：「妙計，妙計！就煩將軍，以千金彩緞往蘇杭等處搜尋一個絕色美人，俺好進與那伯顏丞相，以圖升賞。」鐵木兒說：「小將自當奉命，但請放心。」二人計議已定，要選那絕世佳人獻與丞相，暫且不提。

再說那張麗容，自從與李玉郎相交之後，他二人情投意合，又是文字知己，真乃山盟海誓思不斷，再期來生續姻緣。不意被灑銀進讒，孫先生將書信寄去，被他爹爹鎖禁書房，不准出門。自然雁杳魚沉，音信難通。這麗容放心不下，說道：「奴家自見李郎，將謂終身可托，誰想陡遭讒佞，竟起風波。日來被灑銀公子在纏擾，正無處躲避。偶然白尚書夫人生辰，來喚奴家承應，一來錯此遣我愁腸，二來便道探取李郎消息，豈不是好，不免叫過馮才，來問一問路徑，可曾打李郎門首經過否？」說罷即喚馮才。馮才說：「姐姐呼喚，必有灑食吃，看有甚麼事情。」這馮才走到近前，說：「姐姐有何傳令？」麗容說：「今日白尚書老夫人生辰，叫我前去承應，你可將樂器放在錦囊中，隨我前去。」馮才說：「拿甚麼好，紫鸞蕭罷。」麗容說：「不好，蕭史秦樓逢弄玉，我今何意品鸞蕭。不好，不好。」馮才說：「班竹管如何？」麗容說：「湘妃雨後來池上，又被風吹別調開。也不好。」馮才說：「琥珀詞何如？」麗容見他說到此處，一發傷心，說道：「知音只向知音說，不是知音不與彈。更不好了。」這馮才被麗容絮叨急了，說道：「還有一個琵琶，拿去何如？」麗容說：「這個使得，當初古人借此寫怨，我有一腔春恨，正要彈他，取來拿上。我且問你，我如今要白府去，可打李府經過麼？」馮才說：「正打李相門道經過。」麗容道：「我欲進去探玉郎一番，不知可容進去否？」馮才說：「如今李相公不是前日那個李相公了，學裡孫先生被灑銀公子唆撥一場，知道他在我家來嫖，一封書送與李都憲。那都憲大怒，逼他回家去了，竟是一頓好打。如今鎖禁在書房內，竟為害起一場相思病來，不知生死哩。」麗容一聽心如刀割，不覺大放悲聲。馮才說：「快且不要如此，媽媽叫我不要說，我如今多嘴，不可惹出事來。」麗容聽得此言，只得嗚嗚咽咽不住的墜淚，這一段傷感之情，令人難道，有詞為證：

關關雎鳥，雙雙上林梢。同舉還同宿，同食還同飽。誰想大限無端，何期來早。雄在東洲喚，雌在西林叫。似雨逐寒梅，粉褪嬌，畢竟命兒招。——右調《月兒高》

話說張麗容聽見李玉郎有病，恨不能步走到跟前，會他一面，方才是好。便說道：「馮才，你既要上白府去，必打從李都憲門首過，你可背了琵琶，快送我前去，重重有賞。」馮才說：「曉得。」這馮才牽過驢兒，搭上鞍轡，服侍麗容騎著，自己拿上琵琶，跟在後邊，去探李玉郎的病症，這且不講。

卻說那玉郎，自從他父親鎖禁在書房，終日眠思夢想，念那張麗容的恩情，不覺得病在身，書童在旁侍湯藥。這玉郎說道：「我自從父親鎖禁書房，朝夕如在囚園。這時節茶飯不思，只覺淹淹沉沉，性命難保。天那！我麗容又不知一向何如？正是：海上有方醫雜症，人間無藥療相思。書童，我且問你，如今老爺那裡去了？」書童說：「老爺往白府拜壽去了。」玉郎道：「即如此，你可到張翠娘家討一個音信回來，我也放心。」書童說：「相公你是聰明的，如今被張麗容弄的昏頭搭腦，吃茶也是張麗容，吃飯也是張麗容。相公你想著張翠娘，翠娘不來想著你。我如今去問信，倘若老爺回來，怎麼了得！」玉郎道：「不妨，只說你去取藥去了。」書童說：「如此，小人就去。」

卻說書童出的門來，行不數步，見一俏娘騎著驢兒，後邊跟著一人，身背琵琶，迤邐而來。這書童抬頭一望，說：「好古怪，那邊來的好像翠眉娘，我且等一等。」須臾之間，走到近前，抬頭一看，果然是他。這書童慌忙問道：「姐姐要往哪裡走？」麗容道：「特來探望相公。」書童說：「既來探望相公，為何拿著琵琶？」麗容道：「順便還要到白府去做生辰。」書童道：「我家老爺如今也往白府拜壽去了，今日相公趁此空兒，叫我去問你消息，到也湊巧。」麗容說：「老爺既不在府中，敢求小哥方便，傳與相公，說我麗容要會他一面。」書童說：「老爺甚是嚴惡！把相公鎖禁在房中，不准出來，如何得見？」麗容道：「求小哥領進奴家一見何妨？」書童道：「我府中人多嘴眾，倘若走了風聲，老爺知道了，俺就吃罪不起。」這麗容一陣心酸，不覺兩淚交流，說道：「玉郎相公，我如今與你難逢，你的病體又是這樣沉重，料終身再無相見之期了。」說罷痛哭不已，這書童在旁看著他，就動了不忍之心了，說道：「翠娘，這樣干係卻也不小，我如今看你這等情意待我相公，也說不得了，我如今破上一身罪，領你到我相公房中做一個永訣罷。」麗容聽說，謝了又謝，跟著就走。那馮才也要進去，書童說：「你可不要來。」馮才說：「怎麼？」書童說：「俺這門檻高，你這烏龜怎樣進得來？」馮才說：「這有何難，待我滾進去何妨？」書童瞧瞧無人，趁空領著麗容到書房，指與翠娘說：「你看如此封鎖嚴密，如何見得面？翠娘你打窗眼裡看一看，待我對大相公說罷。」這麗容便從窗眼一觀，唬了一身冷汗。那一段悲傷之情，難以言傳，有詞為證：

看他容枯色槁，形衰力少，滅盡了刀馬風流，瘦損了六郎花貌。記相逢那霄，記相逢那霄，共同歡笑，鴛鴦顛倒，叫人魂消。

卻說這麗容從窗眼窺見玉郎形容，心如刀割，必要進去會他一面，表其心事，無奈書童不敢開放。麗容說：「小哥，天上人間方便第一，你既領我到此，罪不容辭，索性開了房門，令我進去，訴我衷腸，就是你再造之恩了。」這馮才也就接口道：「小哥，你不曉得，心病還得心藥醫，你相公這病為我家姐姐起見，或者見上一面，他就好了，也未可知。」書童說：「有理，待我開了門，翠娘你可悄悄進去，速速出來，不要惹事才好。」這麗容見開了門，疾忙進去。只見玉郎臥在病牀，昏昏沉沉，睡迷未醒。這麗容不敢高聲，暗暗墜淚，抱著玉郎低低喚了一聲：「相公，小奴在此。」玉郎驚魂初覺，聽見嬌聲可愛，將眼一睜，看見了一個美人，站在面前，說道：「你莫非翠娘麼？我雖不能與你日裡見面，就夢中也是難得的。」麗容道：「相公莫認作陽台，奴家聞你身染重疾，放心不下，故此悄悄進來看你。」這玉郎將神一定，方曉得是翠眉真個到此，隨將手扯住，說道：「翠娘，你好負心也！我是怎樣想你，為何至今才來？」麗容說：「只因老爺嚴厲，誰敢到此。今聞老爺白府拜壽，不在府中，故此冒死探問一番，以訴衷腸。」玉郎說：「小娘子如此用心，教我如何感佩。」言之淚下如雨。麗容說：「玉郎你有何心事，快向我說。」玉郎道：「心有心事萬千，一時難告，惟天可表。」二人正在訴說之時，忽然書童報導：「老爺回府，聽說要來看大相公，定要弄出事來了。這裡又沒有陰溝，馮才，看你躲在那裡去，也罷，我外面快把門鎖上，只說去取藥。倘老爺不進來，便是天大的僥倖了。」話猶未盡，李御史已到書房門前，說道：「我那不肖子被我打得幾下，鎖在此地，我想父子之情終不可失，當時五倫，已曾一夜十往。我如今聞得他有病，心甚懸掛，今日白府祝壽，因此先回。書童，開了書房門！」正說話間，這御史抬頭，看見一人，身抱琵琶，在那裡抖戰，就問：「這是何人？」書童甚是靈便，稟道：「我大相公心中悶倦，無可消遣，這個人叫做知古，會說琵琶詞，因相公病體沉重，叫他彈些詞兒聽聽，適值老爺來到，尚未送出。」李御史說：「這等可惡！定是淫詞麗曲，有何可聽？快與我又出去！」馮才怕打，巴不得早出來了。只有這個麗容無處躲避，急忙中鑽到牀底下藏了。這御史進房門看見公子病體沉重，早覺心疼，隨問道：「吾兒，你這病因何起的？想是你想著張麗容，不必如此，快些將息起來，自有名門大族，為爺爺的與你速速完姻。」玉郎說：「既蒙教訓，怎敢又去想他。只是病已到身，孩兒仔細將息便了。」御史說：「我兒，只要你意馬牢拴，緊緊心猿，不可胡思亂想。」又吩咐書童：「你明日再請太醫下藥，可好好服侍大相公，病痊時，重重有賞。我兒，為爺爺的去了，再來

看你。」這御史方出去，走得數步，這書童急急跑到房中，說：「我的騷娘快出來罷，不要連累我。」這御史聽見，問道：「書童，你說的甚麼騷娘？」書童說：「我大相公叫我掃牀。」御史說：「書童你好生服侍，不可怠慢。」書童說：「曉得。」這御史方才去了。正是：

欲將詩酒牽愁儂，愁儂詩情酒興疏。

卻說這書童將李御史送出，急急回到房中，說：「翠娘，翠娘，幾乎做出事來累我一場好打。」麗容說：「連我幾乎驚死。」又向玉郎道：「你看你家老爺，如此嚴厲，我和你縱有心事如何了結？」玉郎道：「麗姐，我如今屈於大人之命，奈何，奈何！我只是咱鴛鴦拆散，空在神前話盟，你如今去了，少不得我要先赴幽冥了。」麗娘說：「既已身許郎君，再無他說，倘有不虞，奴亦早歸陰司，咱二人的姻緣，只可期之來世罷。」二人說到哀腸，令人不堪與聞。這書童又報導：「老爺方才回去，說大相公病重，仍又要出來了。趁此無人，快且送翠娘出去罷。」二人手扯著手，不忍分離，又留戀了一回，各自灑淚而別。正是：

歸家不敢高聲哭，只恐猿聞亦斷腸。

不知玉郎、麗容將來可能見面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